

■ 邓伟志 著

WEI KEXUE PIPAN JI WEI KEXUE PIPAN JI

伪科学 批判记

- 从牛顿的后半生说起
- 在宇宙大爆炸面前
- 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
- 鬼侵入科普报刊
- 康德与“特异功能”

PDG

■ 邓伟志 著

WEI KEXUE PIPAN JI WEI KEXUE PIPAN JI

伪科学 批判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伪科学批判记/邓伟志著. -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
1999.10
ISBN 7-5309-3107-5

I. 伪… II. 邓… III. 破除迷信-普及读物 IV. B91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4560 号

伪科学批判记

作 者 邓伟志
责任编辑 张纪欣 贾永来
封面设计 贾宜中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 邮政编码:30002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
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32 开(787×1092 毫米)
字 数 97 千字
插 页 2
印 张 4.5
印 数 1—3000

书 号 ISBN 7-5309-3107-5 /C·34
定 价 8.00 元

上 篇 二十年的恩恩怨怨

冤家路窄

——我与“特异人”住对门 /3

“一滴冷水”滴在马蜂窝上

——我被逼上反对伪科学的梁山 /6

告状有门

——国家科委最反对伪科学 /8

苍天在上

——胡耀邦在耳朵认字问题上
毫不含糊 /10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

——《自然杂志》负责人要起诉我 /12

组织起来

——我在“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
研究联络组” /14

后院起火

——小报里出了个“反水”的人 /18

潘菽信不信人体特异功能？

——伪科学在宣传上也作伪 /21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二十年的恩恩怨怨

上篇

一位“‘超’特异功能”的老人

——飞机上巧遇李强 /23

讲稿没飞走

——在上海中医学院揭特异功能 /25

吾爱吾师

——我得罪了不想得罪的人 /27

怀疑的探索者

——陪库尔茨在上海访问 /29

有科学必有预见

——会给法轮功算命的于光远 /32

下 篇 是科学还是魔术

旁 敲

- 从牛顿的后半生说起 /37
意识的渊源 /40
真作假“汤恩小孩”视为异类
假作真“道生瞎人”误认祖宗 /43
是科学还是魔术
——科学史上的几个骗局 /46
我所知道的钉螺姑娘 /50

侧 击

- 在宇宙大爆炸面前 /52
婚姻瘤及 N 射线 /54
尤利·盖勒出了风头之后 /56
建议重复《自然杂志》上的实验 /58
态度要严肃 方法要严密
——我们对测试方案的初步
设想 /60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是科学还是魔术

下篇

揭穿意念移物的骗局

普及科学实验的知识

——要对不严肃的杂志公布的
不严肃的实验进行严肃的
重复试验 /62

欢迎王强、王斌出来测试 /64

揭发

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 /65

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 /68

在玻璃瓶子面前

——“人体特异功能”表演目击记 /72

试评“耳朵认字” /75

“亲友测试”不足为凭 /81

几种对失败原因的辩解 /84

两年来“人体特异功能”宣传简况 /87

幽默不起来

——听“与宇宙人对话” /90

下 篇 是科学还是魔术

批判

- 鬼侵入科普报刊 /92
- 画鬼与见鬼 /94
- 还得继续打鬼 /96
- 灵学中的“特功” /98
- 康德与“特异功能” /100
- 灵学这个案不能翻 /102
- 法轮功教训七则 /104
- 李洪志是个“大巫” /106

借东风

- 吁请科委鉴定耳朵认字 /109
- 尊重科学 弄清真相
——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
研究联络组开始工作 /111
- 周培源说:特异功能宣传有假 /113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是科学还是魔术

下篇

闹剧该收场了

——记著名生理学家张香桐的
一次谈话 /115

谁是科学的伯乐? /118

报刊动态 /120

抓建设

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 /121

重视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 /124

用辩证法指导科普创作和宣传 /127

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 /130

打开人体的“黑箱” /132

加强科幻创作的评论工作 /134

还我“唯物” /136

上篇

二十年的恩恩怨怨

冤家路窄

——我与“特异人”住对门

1979年3月11日《四川日报》发表了一则《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》的消息。称：小学五年级的唐雨，“他的手像有电一样，拿到写有字的纸团，脑子里遂开始有字迹的反映；当字团放进耳朵，脑海就像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；如果心情愉快，没有噪音等干扰，脑子里出现的字就十分清楚。”消息还说此事得到省委负责同志的鼓励。

接着，许多报纸竞相转载。我读过点科学史，深知有科学就少不了伪科学。科学是在同伪科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。科学的发展逼得反科学的人不得不打扮成伪科学来反科学。我看了报上的宣传以后，联想起1965年底苏州几位“钉螺姑娘”看地下钉螺的骗局，想起脑生理专家张香桐揭穿过的穿纸认字的故事，便对耳朵认字嗤之以鼻，说那是“人咬狗”的新闻。可是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各地能用耳朵认字的儿童蜂拥而起。我为之叹息，惋惜！可我只想旁敲侧击。“旁敲”是借古讽今，“借”中外之“古”，“讽”今日之伪科学。“侧击”是打外围战。“侧击”的火力比“旁敲”略高一点。在搞耳朵认字的人当中，有不少是熟人，我不想单刀

直入，正面出击。加之后来《人民日报》于1979年5月先后发表了祖甲和叶圣陶批评“耳朵认字”为反科学的文章，我想事情就此可以结束了，更不想卷进漩涡。

我当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当编辑，具体的工作是参与首卷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天文学》卷的编辑工作。一年跑了十一次南京大学和紫金山天文台。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，哪有时间调查耳朵认字？不料，从这年（1979年）7月开始，天文学卷社内外编辑集中在北京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通稿。8月上旬的一天，在上海《自然杂志》（本书所提到的《自然杂志》都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《自然杂志》，不是今日之《自然杂志》——邓伟志注。）做编辑工作的同行来车公庄党校看我，聊起《自然杂志》编辑在看了耳朵认字水平比四川唐雨更高的王强、王斌的表演后，将发表文章支持。他劝我去看看王强、王斌的表演，我说跑不开。他说，王强、王斌的家就在北京市委党校对门的新华印刷厂宿舍。我立即表示一起去。我俩在王强、王斌家里看了她们姊妹二人的表演，都觉得有明显舞弊行为。我建议他们杂志不要发表，他也表示不宜发表。第二天上午我又单独去看了王氏姊妹的表演；第三天上午，他也单独去看了王氏姊妹的表演。看完后他又来我处，我们各自讲了分头看过的细节。他立即给主编打电话建议慢一点开印。主编不同意。他又说：“等我回上海向您汇报后再开印……”主编仍不同意。于是，《自然杂志》当年第九期上就出现了《“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”的观察报告》的长文。把“耳朵认字”换成貌似科学的“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”，声称“确有其事，值得探索”。

从此受了批评的耳朵认字又流行起来。从此“耳朵认字”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。在所谓“耳朵认字”表演中“夺魁”的王

强、王斌更是成了议论的中心人物。我自然也会把我目睹的情况说出来。

“一滴冷水”滴在马蜂窝上

——我被逼上反对伪科学的梁山

1979年底,《文汇报》召开作者新年座谈会。我与《文汇报》科技部的朋友见面时,把话题扯到了“耳朵认字”上。我讲了《自然杂志》编辑在京时和他离京后,我前后五次看王氏姊妹表演的情况。包括在北京师范大学看王氏姊妹表演的情况。王氏姊妹看照片时把男人说成女人,把三人说成一人,洋相百出。他们劝我写出来,活跃活跃版面。我用“邓天纵”的名字写了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,只是想偷袭一下。谁知《文汇报》总编马达同志看了说:“人家《自然杂志》主编贺××说,‘耳朵认字’是真的,用真名。邓伟志说‘耳朵认字’是假的,为什么要用假名呢?”科技编辑说:“马达希望你用真名。”——顺便向读者交代一下:“邓天纵”是我的本名,是我最喜欢的真名。在战争年代,我这不到十岁的娃娃也不能不避一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,便改用了“邓伟志”这名字。建国后,曾想恢复本名,只因手续麻烦,便搁下来了。——马达是我所尊敬的报人之一,他叫我用“真名”,我没二话,便说:“好!”就这样,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于1980年1月7日问世。我在文章中

说：我这是“在刚刚兴起的‘耳朵热’上滴了一滴冷水”。

不就是“一滴冷水”嘛！孰料这“一滴冷水”是滴到了马蜂窝上。马蜂袭来，蜇得我好痛！在一个多月里，收到了一百多封信。“特异人”恨我，支持“特异人”的骂我，相信“耳朵认字”的指责我。《首钢报》黄×说我的文章是“流氓无赖”、“梦呓”、“放屁”、“混话”、“赚稿费”……还有些匿名信，诬我“见不得阳光”，说什么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这些来信逼我回答，逼我调查，逼我从自发到自觉地走上反对伪科学的“梁山”。

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，我在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中只字未提上面讲到的那位《自然杂志》的编辑。因为，我考虑到他的处境比我困难。他如果固执己见，头头有可能排除他这个“异己”。所以，我不仅在文章中只字不提他的事，而且当他们主编在场时，我甚至不敢同他热乎，免得给他添麻烦。像政治运动来了，挨整的人要同周围的人保持距离一样。这也是很令人痛心的啊！

所幸的是，我所在的大百科出版社没给我半点压力，有的人还给我撑腰。大百科的两位老领导说：“幸亏没把贺××（《自然杂志》主编，他曾想到大百科上海分社科技部工作）调来！否则他来了天天搞耳朵认字，那就苦了。”我之所以坚持反对伪科学，同“小环境”宜人，有很大关系。

此外，《人民日报》社的同志也给了我很大支持。他们在《情况汇编》上为我打抱不平，严厉批评“谁提出否定的意见谁就挨骂”的现象。首先举了我的例子。“如上海邓伟志同志因写了一篇否定的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，被骂为……”（《情况汇报》第二〇〇期，1980年4月14日）。

我真不懂：一篇千字文，怎么会激起他们那么大的仇恨呢？

告状有门

——国家科委最反对伪科学

我后来明白了一点：就在我那篇千字文发表时，连续六期发表十篇文章鼓吹特异功能的《自然杂志》编辑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，并准备成立组织。我这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自然是对他们的“干扰”。正如中国科协伪科学典型案例调查课题组在1999年2月所编的《中国异常现象研究与“三W”真相》一书中所写的：“因为有前一阶段的争论，尤其是1月7日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耳朵、腋下“认”字目击记》的否定文章，这次讨论会更加引人注目了。”（第46页）所谓“这次讨论会”，指的就是中国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。

在有钱就能开会的氛围中，普通人的一篇千字文是干扰不了一个大会的。《自然杂志》当时的负责人不顾债台高筑，慷而慨之地举行大会。上海的媒体除《文汇报》不予报道外，都绘声绘色地说会上表演的耳朵认字如何成功，观众争相观看，听众争相收听，读者争相阅读。可是据《文汇报》记者说，会上的正式表演全部失败，舞弊行为当场被揭露，所宣传的都